蘇長公密語目錄

卷二

銘

九成臺銘
大別方丈銘
澹軒銘
夕庵銘
夢齋銘

蘇程庵銘
遠遊庵銘
四達齋銘
桄榔庵銘
菩薩泉銘
卓錫泉銘
參寥泉銘
六一泉銘

漢鼎銘
法雲寺鍾銘
大覺鼎銘
自然端硯銘
天石研銘
邁研銘
卵硯銘
黃魯直所惠洮河硯銘

鼎硯銘
文與可琴銘
文勛篆銘
郄鼠刀銘
徐州蓮華漏銘
廣州東莞縣資福寺舍利塔
惠州官葬暴骨銘

王聖俞云坡撰立意多用此法所謂翻空見奇矣

蘇長公密語卷二

新安後學吳京省之甫纂輯

銘

九成臺銘

韶陽太守狄咸新作九成臺玉局散吏蘇軾爲之銘曰

自秦并天下滅禮樂韶之不作蓋千三百二十有

三年其器存其人亡則韶旣巳隱矣而況於人器兩亡而不傳鏗然韶則亡矣而有不亡者存葢常與日月寒暑晦明風雨並行乎天地之間世無南郭子綦則耳未甞聞地籟也而況得聞天籟使耳聞天籟則凡有形有聲者皆吾羽旄干戚管磬匏絃甞試與子登夫韶石之上舜峰之下望蒼梧之渺莽九嶷之聯緜覽觀山川之吐吞草木之俯仰鳥獸之鳴號衆竅之呼吸往來唱和非有度數而

均節自成者非韶之大全乎上方立極以安天下
人和而氣應氣應而樂作則夫所謂簫韶九成來
鳳凰而舞百獸者既已燦然畢陳於前矣建忠靖
國元年五月旦日

鍾伯敬評抄理雄文以韻語出之

總之根在塵塵空非上乘根器不能

摹寫工極

大別方丈銘

閉目而視目之所見冥冥蒙蒙掩耳而聽耳之所聞隱隱隆隆耳目雖廢見聞不斷以搖其中孰能開目而未嘗視如鑑寫容孰能傾耳而未嘗聽如穴受風不視而見不聽而聞根在塵空湛然虛明遍照十方地獄天宮蹈冒水火出入金石無往不通我觀大別三門之外大江方東東西萬里千溪百谷爲江所同我觀大別方丈之内一燈常紅門

閉不開光出於隙曄如長虹問何為然笑而不答
寄之盲聾但見麗然秀眉月面純漆點瞳我作銘
詩相其木魚與其鼓鐘

法得妙

陶石簣評似大慧中峰升座語

王聖俞評老子云正言若反此是盡禪理

澹軒銘

以船撐船船不行以鼓打鼓鼓不鳴子欲察味而辨色何不坐於澹軒之上出澹語以問澹叟則味自味而色自形吾然後知澹叟之不澹蓋將盡口眼之變而起無窮之爭其自謂叢林之一害豈虛名也哉

知澹則淡澹矣白沙先生冬菴詩寄語了心人不冷亦不熱

鍾伯敬評讀之凜慄

夕庵銘

與晝皆作霧散毛脈夜氣既歸肝膽是宅我名夕庵維以照寂八萬四千忽然如一

王聖俞評内視之学

寐寐惺惺惺惺寐寐

夢齋銘

至人無夢或曰高宗武王孔子皆夢佛亦夢夢不異覺覺不異夢夢即是覺覺即是夢此其所以為無夢也歟衛玠問夢於樂廣廣對以想曰形神不接而夢此豈想哉對曰因也或問因之說東坡居士曰世人之心而有未嘗獨立也塵之生滅無一念住夢覺之間塵塵相授數傳之後失其本

矣則以爲形神不接豈非因乎人有牧羊
而寢者因羊而念馬因馬而念車因車而
念蓋遂夢曲蓋皷吹身爲王公夫牧羊之
與王公亦遠矣想之所因豈足怪乎居士
始與芝相識于夢中旦以所夢求而得之
今二十四年矣而五見之每見輒相視而
笑不知是處之爲何方今日之爲何日我
爾之爲何人也題其所寓室曰夢齋而子

由爲之銘曰

法身充滿處處皆一　幻身虛妄所至非實我觀世人生非實中以寤爲正以寐爲夢忽寐所遇執寤所遺積執成堅如丘山高若見法身寤寐皆非知其皆非寤寐無虧遨遊四方齋則不遷南北東西法身本然

夢覺寤寐是一是二向之不二主人

李卓吾評 通甚

蘇程庵銘 并引

程公庵南華長老辯公爲吾表弟程德孺作也吾南遷過之更其名曰蘇程且銘之曰

辯作庵寶林南程取之不爲貪蘇後到住者三蘇旣住程則去一彈指三世具如我說無是處百千燈同一光一塵中兩道場齊說法不相妨本無通安有礙程不去蘇亦在各遍滿無雜壞

妙

遠遊庵銘

吳復古子野吾不知其何人也徒見其出入人間若有求者而不見其所求不喜不憂不剛不柔不惰不修吾不知其何人也昔司馬相如有言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癯乃取屈原遠遊作大人賦其言宏妙不遺而放今子野行於四方十餘年矣而歸於南海之上必將俯仰百世奄忽萬

來訪甚勤

亦若求亦若不求

里有得於屈原之遠遊者故以名其庵而
銘之曰
悲哉世俗之迫隘也願從子而遠遊子歸不來而
吾不往使罔象乎相求問道乎屈原借車於相如
忽焉不自知歷九疑而過崇丘宛兮相逢乎南海
之上踞龜殼而食蛤梨者必子也庶幾爲我一笑
而少留乎

四達齋銘并引

高郵使君趙晦之作齋東園戸牖四達因以名之眉山蘇軾過而爲之銘曰

有藏于中必諜于外惟慢與謹皆盜之誨孰知此間空洞無物戸牖闔開廓焉四達擊去盜易使無盜難我無可攘以守則完趙侯無心得法赤谿四出其齋以免民迷

得之莊生

達則不迷

桄榔庵銘 并引

東坡居士謫於儋耳無地可居偃息於桄榔林中摘葉書名以記其處

九山一區帝為方輿神尻以遊孰非吾居百柱負屭萬瓦披敷上棟下宇不煩兵夫海氛瘴霧吞吐吸呼蝮蛇魑魅出怒入娱習苦堂奥雜處帝奴東坡居士強安四隅以動寓止以實託虚放此四大還於一如東坡非名岷峨非廬鬚髮不改示現毗

盧無作無止無欠無餘生謂之宅死謂之墟三十六年吾其捨此跨汗漫而遊鴻濛之都乎

王聖俞許謫官乃至漁屋謹尚以文章自娛覽此可以曠懷

菩薩泉銘 并序

陶侃爲廣州刺史有漁人每夕見神光海上以白侃侃使迹之得金像視其欵識阿育王所鑄文殊師利像也初送武昌寒溪寺及侃遷荊州欲以像行人力不能動益以牛車三十乘乃能至船船復沒遂以還寺其後惠遠法師迎像歸廬山了無艱礙山中世以二僧守之會昌中詔毀天下寺

二僧藏像錦綳谷比釋教復興求像不可得而谷中至今有光景往往發見如峨眉五臺所見蓋遠師文集載處士張文逸之文及山中父老所傳如此今寒溪少西數百步别爲西山寺有泉出於嵌竇間色白而甘號菩薩泉人莫知其本末建昌李常謂余豈昔像之所在乎且屬余爲銘銘曰

像在廬阜宵光屬天旦朝視之寥寥空山誰謂寒

溪尚有斯泉盡往鑒之文殊了然

菩薩隱見似亦有數存乎其間
文殊了然正壇從所云見自本性不生不滅也
亦所謂在羨見羨在牆見牆耳若從泉覓
文殊則文殊隱矣

飛錫湧泉從來不止辯公一人

卓錫泉銘 并序

六祖初住曹溪卓錫泉涌淸涼滑甘贍足大衆逮今數百年矣或時小竭則衆汲于山下今長老辯公住山四歲泉日涌溢聞知嗟異爲作銘曰

祖師無心心外無學有來扣者雲涌泉落問何從來初無所從若有從處來則有窮初住南華集衆須水水性融會豈有無理引錫指名寒泉自洌衆

渴得飲如我說法云何至今有溢有枯泉無溢枯

葢其人乎辯來四年泉水洋洋烹煮濯溉飲及牛

羊手手不病汲肩不病負匏勺瓦盂莫知其故我不

求水水則肯我訊于祖師其亦可哉

陶石簣許有從無從有窮無窮似邉見語覺

溪不作此解

李卓吾評[illegible]
詩

參寥泉銘 并序

予謫居黄參寥子不遠數千里從予於東城留期年嘗與同遊武昌之西山夢相與賦詩有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之句語甚美而不知其所謂其後七年予出守錢塘參寥子在焉明年卜智果精舍居之又明年新居成而予以寒食去郡實來告行舍下舊有泉出石間是月又鑿

長公有托之夢者有見之夢者皆心靈變幻處

石得泉加列參寥子擷新茶鑽火煮泉而瀹之笑曰是見于夢九年衛公之爲靈也久矣坐人皆悵然太息有知命無求之意乃名之參寥泉爲之銘曰

在天雨露在地江湖皆我四大滋相所濡偉哉參寥彈指八極退守斯泉一謙四益予晚聞道夢幻是身眞卽是夢夢卽是眞石泉槐火九年而信夫求何伸實弊汝神

惠勤固自不凡

六一泉銘 并序

歐陽文忠公將老自謂六一居士予昔通守錢塘見公於汝陰而南公曰西湖僧惠勤甚文而長於詩吾昔爲山中樂三章以贈之子間於民事求人於湖山間而不可得則往從勤乎予到官三日訪勤於孤山之下抵掌而論人物曰公天人也人見其暫寓人間而不知其乘雲馭風歷五嶽而

跨滄海也此邦之人以公不一來爲恨公麾斥八極何所不至雖江山之勝莫適爲主而奇麗秀絶之氣常爲能文者用故吾以謂西湖蓋公几案間一物耳勤語雖幻怪而理有實然者明年公夢予哭於勤舍又十八年予爲錢塘守則勤亦化去久矣訪其舊居則弟子二仲在焉畫公與勤之像事之如生舍下舊無泉予未至數月泉

泉之枯溢常因乎人耶有固然無足怪者

出講堂之後孤山之趾汪然溢流甚白而甘即其地鑿巖架石爲室二仲謂予師聞公來出泉以相勞苦公可無言乎乃取勤舊語推本其意名之曰六一泉且銘之曰

泉之出也去公數千里後公之没十有八年而名之曰六一不幾於誕乎曰君子之澤豈獨五世而已蓋得其人則可至於百傳嘗試與子登孤山而望吳越歌山中之樂而飲此水則公之遺風餘烈

亦職見於斯泉也

易鼎之大象曰君子以正位凝命人君當自寶其鼎云

漢鼎銘 并序

禹鑄九鼎用器也初不以爲寶象物以飾之亦非所以使民遠不若也武王遷之洛邑葢已見笑于伯夷叔齊矣方周之盛也鼎爲宗廟之觀美而已及其衰也爲周之患有不可勝言者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周之衰也與匹夫何異嗟夫孰知九鼎之爲周之角齒也哉自春秋時楚莊王始問其

輕重大小而戰國之際秦與齊楚皆欲之周人惴惴焉視三虎之垂涎而睨已也絕周之祀不足以致寇裂周之地不足以肥國然三國之君未嘗一日而忘周者以寶在焉故也三國爭之周人莫知其所適與得鼎者未必能存周而不得者必碎之此九鼎之所以亡也周顯王之四十二年宋太丘社亡而鼎淪沒於泗水此周人毀鼎以

縷禍而假之神妖以爲之說也秦始皇漢武帝乃始爲萬方以出鼎此與兒童之見無異善夫吾丘壽王之說也曰汾陰之鼎漢鼎也非周鼎夫周有鼎漢亦有鼎此易所謂正位凝命者豈三趾兩耳之謂哉恨壽王小子方以諛進不能究其義予故作漢鼎銘以遺後世君子其詞曰

惟五帝三代及秦漢以來受命之君靡不有茲鼎

鼎存而昌鼎亡而亡葢鼎必先壞而國隨之豈有易姓而猶傳者乎不寳此器而拳拳一物殢寸之智婦人之仁嗚呼悲夫

陶石簣評憑空立論

讀之凜然

法雲寺鐘銘 并序

元豐七年十月有詔大長老圓通禪法師秀住法雲寺寺成而未有鐘大檀越附馬都尉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張敦禮與冀國大長公主唱之從而和者若干人元祐元年四月鐘成萬觔東坡居士蘇軾爲之銘曰

有鐘誰爲撞有撞誰撞之三合而後鳴聞所聞爲

因缘和合

五闕一不可得汝則安能聞汝聞竟安在耳視目可聽當知所聞者鳴寂寂時鳴大圜空中師獨處高廣座臥士無所著人引非引人二俱無所說而說無說法法法雖無盡問則應曰三汝應如是聞不應如是聽

耳視目聽便是圓通

大覺鼎銘

樂全先生遺我鼎甗我復以餉大覺老禪在昔宋魯取之以兵書曰郜鼎以器從名樂泉東坡予之以義書曰大覺以名從器挹山之泉烹以其薪爲苦爲甘咨爾學人

名者實之賓實固無常名亦無定執著名相無有實處

自然端硯銘 并序

故人王顒有自然端硯硯之成于片石上稍加磨治而已銘曰

其色馬肝其聲磬其文水中月眞寶石也而其德則正其形天合其於人也略是故可使而不可役也

得全于天者不假于人不假于人者人烏得役之

聖俞許天研立名甚奇

若取全于形乎則仰唇傾

天石研銘 并序

軾年十二時於所居紗縠行宅隙地中與羣兒鑿地爲戲得異石如魚膚溫瑩作淺碧色表裏皆細銀星扣之鏗然軾以爲研甚發墨無貯水處先君曰是天研也有研之德而不足於形耳因以賜軾曰是文字之祥也軾寶而用之且爲銘曰

一受其成而不可更或全於德或全於形均此二

足世固多有其柰非佳研何哉意趣含蓄如此

者顧予安取仰唇俯足世固多有
元豐二年秋余得罪下獄家屬流離書籍
散亂明年至黃州求硯不復得以爲失之
矣七年七月舟行至當塗發舊書笥忽復
見之喜甚以付逆過其匣雖不工乃先君
手刻其受硯處而使工人就成之者不可
易也

拳拳之思一研不忘

邁硯銘 并引

邁往德興，賫以一硯，以此銘之。

以此進道常若渴，以此求進常若驚，以此治財常思予，以此書獄常思生。

以銘寓藏

卵硯銘

東坡硯龍尾石開鵲卵見蒼璧與居士同出入更險夷無燥濕今何者獨先逸從參寥老空寂

亦自悠然

黃魯直所惠洮河石硯銘

洮之礪發金鐵琢而泓堅密澤郡洮岷至中國棄矛劍參筆墨歲丙寅斗東北歸余者黃魯直

王聖俞評洮河石綠如藍潤如玉發墨不減端谿然在河底得之爲無價寶

鼎硯銘

鼎無耳槃有趾鑑幽無見几不倚暘蟲隕羿喪厥喙羽淵之化帝祝尾不周僨裂東南圯黝然而深維水委誰乎爲此昔未始戲名其臀加幻詭

王聖俞評谿古器故須奇古○暘一本作揚

文與可琴銘

攫之幽然如水赴谷釋之蕭然如葉脫木按之噫然應指而長言者似君置之枵然遺形而不言者似僕

妙

似君似僕儻琴寓意甚雋

寓以自解

文勛篆銘

世人篆字隸體不除如浙人語終老帯吳安國用筆意在隸前汲冢魯壁周鼓泰山

王聖俞評安國董工書坡謂其略不搆思

鍾伯敬評
以下字字痛寫小人實有感之言曲盡鼠態

却鼠刀銘

野人有刀不愛遺余長不滿尺劍鋮之餘文如連環上下相繆錯之則見或漫如無昔所從得戒以自隨畜之無害暴鼠是除有穴于垣侵堂及室跳床撼幕終夕窣窣叱訶不去啖嚙棗栗掀盃舐缶去不遺粒不擇道路仰行躡壁家為兩門窘則旁出輕趫捷猾忽不可執吾刀入門是去無跡又有甚者聚為怪妖晝出羣鬬相視睢盱舞于端門與

詞致郁儁

主雜居猫見不噬又乳于家狃于永氏謂世皆然
亟磨吾刀槃水致前炊未及熟肅然無蹤物豈有
是以爲不誠試之爾旬爲凜以驚夫猫鷙禽晝巡
夜伺拳腰弭耳目不及顧鬚搖于穴走赴如霧碎
首屠腸終不能去是獨何爲宛然尺刀匣而不用
無有爪牙彼孰爲畏相卒以逃嗚呼嗟夫吾苟有
之不言而喻是亦何勞

王聖俞評 故須記異却復多姿

徐州蓮華漏銘 并序

故龍圖閣直學士禮部侍郎燕公肅以創物之智聞於天下作蓮華漏世服其精凡公所臨必爲之今州郡往往而在雖有巧者莫敢損益而徐州獨用瞽人衛朴所造廢法而任意有壺而無箭自以無目而廢天下之視使守者伺其滿則決之而更注人莫不笑之國子博士傅君裼公之外曾

孫得其法爲詳其通守是邦也實始改作
而請銘於軾銘曰
人之所信者手足耳目也目識多寡手知輕重然人未有以手量而目計者必付之於度量與權衡豈不自信而信物葢以爲無意無我然後得萬物之情故天地之寒暑日月之晦明崑崙旁薄於三十八萬七千里之外而不能逃於三尺之箭五斗之鉼雖疾雷霾風雨雪晝晦而遲速有度不加虧

鍾伯敬評楨、正意不落事理趣

贏使凡爲吏者如鉼之受水不過其量如水之浮箭不失其平如箭之升降也視時之上下降不爲辱升不爲榮則民將靡然心服而寄我以死生矣

亦以小器逗大論議

空生大覺中
世界從空立

廣州東莞縣資福寺舍利塔銘 并序

自有生人以來人之所爲見於世者何可勝道其鼓舞天下經緯萬世有偉於造物者矣考其所從生實出於一念巍乎大哉是念也物復有烈於此者乎是以古之眞人以心爲法自一身至一世界自一世界至百千萬億世界於屈信臂頃作百千萬億變如佛所言皆眞實語無可疑者至于

持身厲行練精養志或乘風而仙或解形
而去使枯槁之餘化爲金玉時出光景以
作佛事者則多有矣其見伏去來皆有時
會非偶然者予在惠州或示予以古舍利
狀若覆盂圓徑五寸高三寸重一斤一兩
外密而中疎其理如芭蕉舍利生其中無
數五色具意必眞人大士之遺體葢腦之
在顱中顱亡而腦存者予曰是當以施僧

與衆共之藏私家非是其人難之適有東
莞資福長老祖堂來惠州見而請之曰吾
方建五百羅漢閣壯麗甲於南海舍利當
栖我閣上則以犀帯易之有自京師至者
得古玉璧試取以薦舍利若合符契堂喜
遂并璧持去曰吾常以金銀琉璃爲𡶶堵
波置閣上銘曰
眞人大士何所修心精妙明含九洲此身性海一

浮漚委蛻如遺不自收裓光定力相烝休結爲寶
珠散若旒流行四方獨此留帯犀徵矣何足酬璧
來萬里端相投我非予堂堂非求共作佛事知誰
由瑞光一起三千秋永照南海通羅浮

脉望三食仙字而成仙鸚鵡学念彌陀而成
舍利矧于人乎此語是真实語

鍾伯敬評大顛大

惠州官葬暴骨銘

有宋紹聖二年官葬暴骨於是是豈無主仁人君子斯其主矣東坡居士銘其藏曰人耶天耶隨念而徂有未能然宅此枯顱後有君子無廢此心陵谷變壞復棺衾之

主聖命許上四語禪言下四語惻然仁人也語又柔澹可愛

東坡窨語卷二終